**信步我家大族——首叙爷爷**

谢鹏程 文

这篇文章，一直想写，也早就应写了,可我迟迟没能下笔。我今年十七岁，青少年的年纪，又一直诚恳求学在外，于家族之事多为耳闻而亲睹者甚少，先辈中只爷爷与我有亲实之忆，故我意从这位“先生”爷爷的传奇一生叙起，已别斯人一年余月，但与爷爷的点滴回忆和爷爷的其人其事却犹赫立于心历历在目耳。

二〇一五年元月二日，那时我还身在西安，交大少年班正遇上一个大坎——数十位学生几乎同时突发高烧久久不退，学校的各级领导相当重视，紧急给大家关起了可以免去学习复习的禁闭——医曰“隔离”，其时不少同学以家中人患疾为幌告假返乡享清福。我在那时突接父亲的电话：“儿子，回来一趟吧，就说家中有人病重”，可笑的我一直以为是父亲为我寻的请假借口，回到家迎接我的竟是爷爷病故的噩耗。

我的爷爷名叫谢法森，是个地地道道传统的乡下教书人，当了一辈子的人民教师。不仅桃李满天下，还把自己的子女分别培养成人：两位军官、一位医生和三位老实忠厚的农民，而他的几个孙儿女也都是勤恳的大学生。关于爷爷，我想这样来形容:搞学术严谨、顾家庭细致、育子女规矩、过日子板眼、誉名声高响。

一．搞学术严谨。爷爷那个年代识书人甚廖，但爷爷却从小读书勤、苦、好，师范毕业后就一直从事教学并在县里的重点高中、初中都从教过，后因家乡情深便申请返乡振教，年年是区先进、县先进，其教案总被作为典范供全县学习。可以说他上学时是方圆百里的能娃勤书生，任教时是全县公认的严师桃李树。在以前，还在使用煤油灯的时候，每至深夜（农村晚上睡觉一般较早，忙活完地里家里的活，大家谁也不愿再多劳心神，更因舍不得耗煤油，八九点就钻进了被窝炕头）全村上下（即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艾亭镇谢庄）只有爷爷案头的那盏煤油灯还在翁吱吱挺着头照着伏案的爷爷“捶打”着他的教案，年年月月日日夜夜均是如此，工整细致的教案和严厉板眼的课堂是爷爷一辈子教学的符号，也是他桃李满天下、稻秧收八方的根源，对于自己求学和任教的叙述，爷爷在自传中这样写道：“我上学时，家里特别困难，爸妈为我吃尽了苦，为不让二老为我担心，我百般努力，从不叫苦，与我相识的人都知道我上学最苦！也有人说我是吃百家饭熬成的，常拿我艰苦求学精神教育他们的孩子。我就是这个命，艰苦是我踏实认真的动力，是我牢记知识的基石，所以在从教三十八年的讲台上，我备受尊重，不落骂名，使我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”。关于爷爷认真搞学术这一点，我很有体会：之前，我上小学时，每遇难题，常向爷爷请教，而他总秉承“格式规范、一错练三、合书自解”的原则给我讲解，可以说很是“啰嗦”，而直至后来我略显喜色的成绩才十足完美地褒奖了他的认真，这一点我是永远也不敢忘的，他那声声重复、声声认真的“鹏程到底懂了吗，一定要搞懂弄清”时时回荡在正在外求学的我的耳边。

二．顾家庭细致。因工作之由，爷爷总是只忙学校不忙家庭，家中的活计几乎全部落在奶奶身上。正因如此，作为精神遗憾的弥补，退休后的爷爷总是忙里忙外、任劳任怨。我的奶奶六十岁后身体一直很差，于1992年夏突发脑溢血导致瘫痪，卧床十余年。2002年春，在我3岁多时奶奶离开了我们……对于奶奶的印象，最深的便是爷爷喂着手脚都插满针头的、在床上很难动弹的奶奶吃饭。而我可以肯定地说：爷爷对奶奶的照顾是最细致、最干净、最诚爱的。爷爷就这样细致入微地、毫无怨言地照顾这个有奶奶才有的家十来余年。在爷爷晚年的心思录里曾说到：“我看着躺在床上的她也算有个家的感觉”。

三．育子女规矩。镇上的人都知道，谢先生的教子理念是“棒下出才子”，提起爷爷，爸爸总会讲起那么一件事，他总会羞愧并骄傲地深情讲到：“你爷爷对我们兄妹几个上学要求特别严，容不得我们有半点马虎和差错，记得我在参加全县的小五数学竞赛时，考完出场后，当我告诉你爷爷有一道曾经做过的题没做好、感觉不理想时，你爷爷二话没说，当场一脚把我踹倒了，以使我日后多动脑筋、长记性。后来分数出来后，我考了93分，这个分数虽然远远低于我平时99、100分的‘专利’成绩，但仍是第一，可见你爷爷对我们的期望之重、要求之严”。

四．过日子板眼。爷爷做事严格、行为庄素，典型的一副“先生”形象，那身从早到晚、泛泛露白、一尘不染的垂而平铺的“蓝的卡”中山装便是最真实的例证。这身板正扮相，不仅是学校，更是乡村的一道亮景，其实这些令人眼见心往、人见人爱的“国字牌”中山装均是出自多才多艺而又简朴的爷爷之双手。可以说那是一双握得牢犁耙、抡得起锄头、舞得灿粉笔、玩得畅针线的双手。

五.誉名声高响。爷爷的大半辈子都是在农村学校，是一个积极上进的才人。比方说，他给爸爸、叔伯们起的乳名依次是前广、尚未、曙光、旭光，足见他对生活的热爱、对美好的憧憬和对社会的责任。在镇子里，他有这么几个角色：为乡邻做衣服但从不收费的裁缝，倡导乡亲重视孩子读书并传播学问的老师，代写家书对联、传送亲情和美德的先生，德高望重。

作小诗以敬挽：

饱读人间诗书赋，寒衣瘠食苦攀斗。

身披教袍胸怀志，尽呕才德美名颂。

——丙申年夜于谢家旧址泣书